

肖邦传

一个波兰人和他伟大的音乐

Chopin: The Man and His Music

[美] 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 著
黄钰岚 杨楠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肖邦传

[美] 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 著

黄钰岚 杨楠 译



Chopin:
The
Man and His
Music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邦传 / (美) 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著;
黄钰岚, 杨楠译.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80168-993-1

I. ①肖… II. ①詹… ②黄… ③杨… III. ①肖邦
(Chopin, Frederic Francois 1810-1849) —传记
IV. ①K835.13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2490号

肖邦传

作 者 [美] 詹姆斯·吉本斯·赫尼克 著
译 者 黄钰岚 杨楠 译
责任编辑 刘姝宏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中研楼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257481 (总编室) 010-64267325 (发行部)
网 址 www.yanjiuchubanshe.com
电子信箱 yjcsfxb@126.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68-993-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Contents

第一部分 其人

第一章·波兰：青年时期的理想 / 003

第二章·登峰造极 / 025

第三章·从英格兰、苏格兰到拉雪兹神父公墓 / 051

第四章·艺术家 / 067

第五章·诗人与心理学家 / 089

第二部分 其乐

第六章·练习曲：大型试验 / 107

第七章·微缩的情绪：前奏曲 / 161

第八章·即兴曲与圆舞曲 / 179

第九章·夜之忧谜：夜曲 / 191

第十章·叙事曲：童话剧 / 209



第十一章 · 古典的洪流 / 223

第十二章 · 波兰舞曲：战斗的英雄赞美诗 / 245

第十三章 · 玛祖卡：灵魂之舞 / 261

第十四章 · 征服者肖邦 / 287

注释 / 299

参考文献 / 311

—
第一
部分
其
人
—



Part I The Man

第一章

波兰：青年时期的理想





悲观主义者、韵律散文大师古斯塔夫·福楼拜，曾力劝青年作家进行苦修以保证其艺术生涯的狂放。肖邦的狂放是一种精神上的狂放，是灵魂的苦痛与呻吟。鲜明粗放的冒险经历销迹于他的平常生活。他的悲剧是源自内心的。这让我回想起莫里斯·梅特林克^[1]说过的话：“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远离血腥、哭泣与兵戈，因而人类的眼泪已经变得无声无息、无踪无迹，隐匿于性灵深处。”肖邦从波兰到法国，从华沙到巴黎，最终长眠于拉雪兹神父公墓^[2]。他经历了生，经历了爱，也经历了死亡。生活之于他并不仅仅是危难、奖赏与对英雄事业的向往。他在自己的灵魂四壁内征战——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的音乐中感受到。

他为外人所知的人生经历并非风平浪静，其内在的情感世界更是充满惊涛骇浪；作为一个个体，沉默不语和深切的不安都能为他的内心积蓄力量，一旦受到惊扰，狂暴的情绪便会倾泻而出。有些经历对他的性情和作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早年时期的爱情，离别家乡，告别双亲的忧伤，华沙起义所带来的震惊，他

对乔治·桑的热爱，他父亲和挚友马突津斯基的去世以及和桑夫人的决裂——这些都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灾难。而其他一切在他在世羁旅期间都不值一提。

肖邦虽不是像福楼拜那样自傲又胆怯的隐士，却也过着超然的生活，因此他的艺术也是大胆而炽烈的。和李斯特不同，他很少探寻剧院之魅，也从未如他的女性崇拜者桑那样频频现身公众视野。他是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作曲家，钢琴教师，也是顶尖的抒情天才。

近来，波兰钢琴家娜塔莉·雅诺塔再次就肖邦的出生日期提出了异议。据说肖邦于1809年3月1日出生在距离华沙6英里的热拉佐瓦-沃拉（Zelazowa-Wola）。这个地名有时也拼作Jeliasvaya-Vlia。乔治·桑的女婿克莱辛格^[3]制作的肖邦坟墓浮雕和歌手卡塔兰1820年送给他的一块刻着“卡塔兰夫人送给6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的表，这两件物品的真实性在权威人士之中仍有争议。肖邦的姐姐告诉卡拉索夫斯基，肖邦真正的出生年份是1809年，肖尔茨、斯文斯基和尼克斯也都同意卡拉索夫斯基的观点^[4]。肖尔茨坚称保管肖邦心脏的华沙圣十字教堂的记录中写明了1809年3月2日。据亨利·芬克^[5]回忆，1831年肖邦给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写信时是22岁。1878年李斯特告诉尼克斯，卡拉索夫斯基所著的肖邦传记中记录的日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雅诺塔的论述。根据她的证据，作曲家的出生日期是1810年2月22日，受洗日是同年4月28日。芬克将原文为拉丁文的洗礼证明书翻译过来，也在此作为引证。据说这份



证明书是肖邦受洗的教堂出具的，其内容为：

上帝为证，2月22日，我为一个双名男孩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举行浸礼，他的父母分别为法国音乐家尼古莱·肖邦及其合法配偶贾斯蒂娜·德·克日扎诺夫斯卡。他的教父母分别为弗朗西斯卡斯·格伦贝基和热拉佐瓦-沃拉伯爵夫人安娜·斯卡贝科娃，两人均为音乐家。

在俄国作曲家米利·巴拉基列夫^[6]的努力下，肖邦的出生地立起了一座纪念碑，于1894年10月14日揭幕，不过纪念碑上面镌刻的日期是错的。雅诺塔的父亲是华沙音乐学院的创办者。她告诉芬克，波兰其他一些地方的纪念碑上同样刻着较晚的那个日期。

因为肖邦的父母都不是音乐家，我就不能从格伦贝基身上追溯线索。我们知道肖邦的教母史卡贝克伯爵夫人不是一个音乐家，洗礼证明上的“音乐家”头衔在那时候可能是想体现一些褒扬的意思。而且波兰教士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级。关于这一点，雅诺塔列举了更多的证据：在她和我1896那年的争论中，她引述了热拉佐瓦-沃拉布罗洽夫教区现任神父别拉夫斯基的话；这位神职人员参阅了相关记录，认为1810年是准确的。沃西基的《肖邦传》却与肖邦家属的说法相左。在这样的情况下，雅诺塔依然坚持她的立场，虽然权威的说法并不支持她。

自尼克斯叙述详尽的传记问世后，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都引发了争论。他对肖邦的一切都十分确信，所以在注释里标

注了那个错误的出生日期。也许这件事应该责怪的是作曲家本人；艺术家无论男女，都喜欢轻易遗忘自己的生辰，以此来变得更年轻，又或是把此归咎于登记时候的疏忽。肖邦家族当然不可能在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犯错！关于肖邦的祖辈，也存在着一团疑云——他的父亲于1770年8月17日出生于洛林的南希——这一年也是贝多芬诞生的年份。有人称他流着波兰人的血。肖尔茨称肖邦的父亲是一位波兰贵族的亲生儿子。这位贵族跟随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国王去了洛林，去掉了“斯佐彭”（Szopen），或“斯佐普”（Szop），留下了更像高卢人的名字肖邦。当弗雷德里克去巴黎的时候，他把名字从“斯佐彭”改成了肖邦，这在法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肖邦的父亲受邀于一位做香烟生意的同胞，于1787年移民去了华沙。他的父亲是那个时代传统的法国人，知书达理，亲切友善，比一般人更有涵养。他在1794年的柯斯丘什科起义中参加了国民警卫队。在生意陷于停滞状态的时候，他只能去莱申基斯家族做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个叫玛丽的学生后来为拿破仑一世所爱，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者瓦莱夫斯基伯爵的母亲。在热拉佐瓦-沃拉漂泊的日子里，尼古拉斯·肖邦寄居在史卡贝克伯爵家，做她儿子弗雷德里克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结识了尤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她是一个落魄贵族，出生在一个拮据的家庭。他们在1806年结了婚，育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

在一个优雅博学、怀揣着波兰式政治情怀的法国父亲和一个



可敬又怀有满腔爱国热情的波兰母亲的养育下，弗雷德里克成长为一个机智、活泼、顾家的小伙子。肖邦从来都不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却也没有那么孱弱，小孩子容易生的各种病似乎都被他躲过了。他从来都不是很多传记作者笔下那个脸色苍白、多愁善感、杞人忧天的幼童。有力证据显示了他是个生活愉快、懂得享受、钟爱恶作剧的人。虽然他的父亲从不富有，他们家搬到华沙后却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这是个繁荣的国家，老肖邦在华沙中学谋得教授一职。他的孩子们是在极致简约、优雅和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母亲真是完美，正如乔治·桑所说，她是肖邦“唯一的爱”。但我们之后就会发现，乔治·桑一直以来都很嫉妒这一点——她甚至对肖邦的过去也心怀嫉妒。他的姐妹们才华横溢又温柔可亲，总是宠着他。在尼克斯的传记中，他所有潦倒和困苦的部分都被删减了。

肖邦对音乐的热爱在早年初显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强烈地意识到了，于是请了教授小提琴和钢琴的波西米亚人沃伊切赫·日维尼来做老师。肖邦早年认识的朋友尤利乌斯·丰塔纳说，肖邦太早熟了，以至于在12岁的时候就有担当了。而这位朋友于1869年12月31日在巴黎自杀了。1818年2月24号，肖邦在第一次音乐会上演奏了吉罗维茨的一首协奏曲。这次他对自己的新领结很满意，于是天真地告诉他的母亲：“每个人都在看我的领结。”他的音乐天赋虽然没有像莫扎特那样夺人眼球，却也非凡卓著。这也让他和波兰贵族的关系更亲近了，并从那时起培养了对时尚社会的品味。在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拉齐乌家族、史卡贝

克家族、波托茨基家族、卢贝茨基家族、康士坦丁大公和他的沃维茨卡公主的陪伴下，肖邦这个天才少年过着愉快的生活。之后他开始跟约瑟夫·埃尔斯纳学习作曲。这一期间所学的东西令其受益匪浅。埃尔斯纳看到了这是一个可造之材，精心教授，在保留肖邦个性的同时丝毫未扭曲他的个性。埃尔斯纳也受到肖邦的爱戴和尊敬，肖邦曾从巴黎写信给他询问向卡克布兰纳^[7]学习的建议，并十分认真地接纳了他的建议。他曾这么说过：“师从齐维尼和埃尔斯纳，就算最伟大的音乐家也会从中受益。”

每个名人都会有一些逸事——人们喜欢把它们叫作伟大音乐家的陈年旧事。在肖邦还是个婴孩的时候，他常常一听不到音乐就哭个不停，而莫扎特则对小号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敏感。没过多久，这个波兰小伙的天赋就经常显现出来。另一则逸事则是关于他捉弄了一位犹太商人的。他总是神采奕奕的，和他纤弱的体格相比有些精力过剩。他是个模仿王，包括李斯特、巴尔扎克、波卡基、乔治·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他和妹妹艾米丽亚一起写了一些喜剧。那个时候的他，总体看来，若说不上才思敏捷，至少是个聪明的家伙。从他的书信来看，他并不是聪明绝顶，虽然文笔生动活泼却缺少了很多文学修为。

肖邦用敏锐的眼光捕捉他人的怪癖并加以嘲讽。这种特质在他以后的生活里更显著了，简直成了他性格中独特、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海涅，虽然他的嘲讽水平更高。

他这个时期的钢琴演奏已趋成熟精湛。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尝试一些之后对音乐世界和键盘音乐具有变革意义的技巧和调



性了。1826年，体弱多病的肖邦和他孱弱的妹妹一起被送到了矿泉疗养地——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德鲁伊。他拜访了名为维索洛夫斯卡的教母和弗雷德里克·史卡贝克伯爵的一个姐妹——雅诺塔指出，这里提到的名字与之前的相左。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1827年，他结束了在中学的常规学业，投入到了音乐中。这段时间，他常常去乡间，听着农夫的歌声和小提琴声，这为他打下了作为民族作曲家的坚实基础。1828年秋，他去了柏林，这段旅程给了他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些体味。

1830年，史蒂芬·海勒^[8]眼中的肖邦是苍白、体弱多病的，如同人们在华沙所说的“不会活很久”。这段时间一定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因为他在柏林期间，精神状态一直都很好。他的妹妹艾米丽亚因为肺部疾病英年早逝，无疑弗雷德里克也是肺部疾病的易患者。他一直被亲友们告诫要扣紧大衣扣子。也许正如瓦格纳一样，生活中太多难以抑制的寻欢作乐和狂热幽默正是一个人的生命走向瓦解的迹象之一。比起书上所记载的时间，瓦格纳活得更久，而肖邦却在悲痛、失望的强烈感觉下屈服，折戟沉沙了。对一般感性之人的嗟叹蹉跎，他向来报以蔑视。他从不抽烟，事实上他也讨厌抽烟。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桑和他截然不同。德·伦茨说过一件可悲的逸事：桑让肖邦拿火柴来点烟。“弗雷德里克，来根烟。”她命令道。肖邦遵从了她。菲利普·哈雷先生提到一封巴尔扎克在1841年3月15日写给汉斯卡伯爵的信。信中写道：“乔治·桑去年没有离开巴黎。她住在皮加勒路16号……肖邦一直在那儿。她只抽雪茄，不抽别的。”哈雷先生称信中有

斜体。关于德·伦茨和他（所讲的）关于雪茄的逸事就这么些了！

在这里，我想引述欧内斯特·纽曼^[9]《瓦格纳研究》一书中的内容。肖邦精神上的高昂状态总是和烦躁不安、极度抑郁的情绪交替出现。这一点和纽曼先生笔下的瓦格纳很是相似：“很少有人那么炙热地燃烧自己的一生。早年，他似乎总是和颜悦色，精力充沛。这就和海涅、尼采、埃米尔还有其他人被误认为身心健康的原因是一样的。在诸多天才们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可悲的异乎寻常之处。在有经验的人看来，风华正茂恰恰是一些神经紊乱的症状，是身体走向衰败的前兆。”瓦格纳一生都沉醉在大脑剧烈的运动中，这是一种症状，而非病症，对于肖邦亦然。但这在肖邦身上却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凶兆。

在父亲的朋友亚罗茨基教授的陪伴下，肖邦前往柏林参加了一个重大的科学会议——在柏林的14天，充斥着难以抑制的欢乐。他们于1828年9月9日离开华沙，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柏林。这是一段在悠闲中度过的旅行时光。这段时间内，肖邦遇见了斯蓬蒂尼、门德尔松、策尔特，还听了《魔弹射手》^[10]。他参加了会议，还嘲笑了一帮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也在内。回家途中，他们在一个叫苏莱胡夫的地方逗留。肖邦即兴演奏的波兰风情音乐太美妙了，以至于迟迟无法结束演出，“所有人都鼓掌”要求再来一首。而这也是肖邦的辉煌逸事中的另一则。塔诺夫斯基伯爵回忆道：“肖邦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了华沙，满脑子都是有关名誉、幸福的念想。‘我口袋里只有20个银币，’他在笔记本里这么写道，‘但我现在却觉得自己比我刚才遇见的阿图尔·波



托茨基还要富有。’除此之外，肖邦还有满脑子诙谐幽默的想法，整个人平静而欢快，比如：‘希望你能允许我把自己纳入你的朋友圈。——肖邦。’又或是：‘期待一个可以对你表达友情的时刻。——小职员肖邦。’再或是：‘哦，我最亲爱的先生，我加入你的朋友圈实在是太兴奋啦。——一文不名的肖邦！’”

这些书信充满着米考伯的幽默风格^[11]，也体现着肖邦爱开玩笑的性格。西科尔斯基讲了这个小伙在教堂即兴演奏的故事。他弹得太入神以至于把牧师、唱诗班和聚会的人群都忘了。

这两位旅者在拉齐乌亲王居住的波森逗留了几天后，于10月6日抵达华沙；在那里，肖邦私下演奏了几首。不管李斯特在《肖邦传》一书中怎么写，这位亲王作曲家虽然一直对肖邦关怀备至，却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来培养这位年轻的音乐家。

胡梅尔^[12]和帕格尼尼于1829年到访华沙。前者是肖邦有过一面之缘并敬仰的人，后者是肖邦崇拜的人。《纪念帕格尼尼》一曲即便不是发表于这一年的，至少也应该是在这一年创作的。据说这首曲子首先是在华沙期刊《音乐回声》的附录里发表的，调性是A大调。尼克斯在他的书中写道，他从未见过这首世间罕有的曲子的副本。帕德雷夫斯基^[13]告诉我，他有这首曲子的谱子，曲子本身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只有一些历史意义。我找不到更多关于波兰诗人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的资料，他和爱伦·坡死于同一年——1849年。塔诺夫斯基声称自己是肖邦最亲密的朋友，还说自己的诗歌是肖邦灵感的来源。

1829年7月，在两位同伴的陪同下，肖邦开始了音乐之旅，